



The
Secret
Behind

贯越 著

秘密背后

珠海出版社

The
Secret
Behind

秘密背后

贯越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秘密背后 / 贯越著. — 珠海: 珠海出版社, 2011.1
ISBN 978-7-5453-0518-0

I. ①秘… II. ①贯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257460号

秘密背后

著 者: 贯 越

责任编辑: 王 薇

出版发行: 珠海出版社

地 址: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3楼

电 话: 2639350 2639330 **邮政编码:** 519000

网 址: www.zhcbbs.net

E-mail: zhcbbs@zhcbbs.net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普瑞德印刷厂

开 本: 880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: 14 **字数:** 320千字

版 次: 2011年2月第1版

2011年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53-0518-0

定 价: 28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目 录

序幕 / 001

第一部分 / 011

第一章 魅影 / 012

第二章 古怪的人 / 032

第三章 真与假 / 056

第四章 疯子 / 077

第五章 七天 / 094

第二部分 / 107

第六章 伤别离 / 108

第七章 活死人 / 136

第八章 衣柜里的秘密 / 167

第九章 昼与夜 / 195

第十章 夜语者 / 216

第十一章 目击者 / 273

第十二章 模仿者 / 309

第十三章 哭泣的别墅 / 364

结局 / 419

第十四章 谁是凶手 / 420

第十五章 真相大白 / 425

尾声 / 437



序 幕

冬至，夜长昼短。

灿烂的阳光将统治地位拱手让给了无情的黑夜，从此，狂风和暴雪逐渐成了这里的常客，统治着这座浮躁的城市。

黑夜里，这座没有生气的城市更像是一座空城，只有一些丑陋的大树孤零零地站在路边，偶尔扭动一下光秃秃的粗糙身躯，如同一个个巨大的怪物。

风，在鳞次栉比的建筑物间自由穿行，夹杂着零星的雨雪，发出骇人的尖叫，一声接一声，让人胆战心惊。

天色逐渐暗了下来，像钟表一样准时。铅灰色的天空笼罩着大地，仿佛是一个密不透风的口袋扣在城市上空。

建筑工地的沙石被风卷起来，在空中剧烈地翻滚着，如惊涛骇浪般朝一栋老旧的楼房猛烈冲了过去。

楼体在痛苦地呻吟着，关节处吱嘎乱响。

这栋深灰色的小楼像一艘装备落后的古船，在漆黑的孤海中奋勇航行，任凭风浪残忍地拍打。可没过多久，它就败下阵来，玻璃纷纷破碎，哗啦哗啦坠到地上，空荡的木窗框只好疯狂地撞击墙面。

这栋前苏联建筑风格的老楼坐落在城北的三七四工厂旁，周边没有建筑物，只有一片密密麻麻的树林将它团团围住。

整栋楼没有一丝灯光，仿佛是一栋被人世间遗忘的废墟。

风似乎更大了，枯树狰狞的影子映在墙面上，摇摇晃晃、张牙舞爪，老旧的宿舍楼看上去有些摇摇欲坠。

终于，三楼亮起了一盏灯，淡黄色的光线在风暴中显得孤独无助，仿佛是荒漠中最后的一片水源。

曾文书打开窗头灯，眯起眼看着墙面上的挂表，刺眼的灯光如尖锥一样扎向他的眼睛，他只好用手挡在额头，微微撑起身体，才勉强看清时间。

刚刚坐起，他就立刻感受到了身体的不适，胃中仿佛藏着一只小兽，在狭窄的空间里横冲直撞，五脏六腑纠缠在一起，让人崩溃。

他试着调匀呼吸，然后端起床头柜那杯不甚清澈的水，仰头灌入火辣辣、酒气浓重的口腔中。

水润滑了体内的各个器官，如同干燥的土地得到雨水的滋润，曾文书感觉好了一些，尽管冷水使他全身发抖。

他僵硬地坐起来，迅速套上外衣，室内的温度很低，恐怕只有十二三度，暖气管道像是患了流感似的时常歇工，搞得房间里阴冷潮湿，如同生活在墓穴般，这温度简直让他无法忍受。

曾文书靠在床边坐了很久，他在努力回忆昨天的情景，自己究竟和谁喝的酒？酒精损坏了他的记忆链条，他只能回想起某些只言片语，紊乱的记忆中浮现出一张熟悉的面孔，他只能想起这么多了。

树枝与窗户尖锐的敲击声使他逐渐清醒过来，他茫然地望着窗外，怒吼的狂风似乎正在积蓄力量要将整栋楼吞没。

在如此糟糕的天气下大概没有人愿意离开房间，走到室外，可曾文书不同，他属于黑夜，所以，他必须离开。

他晃悠悠地站起来，沉甸甸的脑袋似乎破坏了身体的平衡系统，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木门旁，拿起塑料水盆和洗漱用品走出房间。

这栋被称之为“筒子”楼的老旧建筑是三七四工厂的职工宿舍，由于工厂效益不佳缺乏必要的维护，导致职工宿舍名存实亡，更多的

人自寻住处，剩下少量的住户索性租给了外地客，尽管租金低廉，但住者寥寥，尤其是在缺乏足够供暖的冬季。

曾文书走在昏暗的走廊里，为数不多的顶灯发出吱吱的电流声，今天又坏了一盏灯，楼道里更暗了。

水房和厕所都是公用的，在走廊的另一端，虽然不甚方便，但这种人人平等的建筑格局在上个世纪曾经风靡一时。

四周围静得可怕，昨天又有一家邻居搬走了，偌大的三楼大概只剩下几户人家，漫长的黑夜伴随他的只有那些死气沉沉的空气，想到这里他总是汗毛倒立，恨不得马上离开这栋鬼楼。

鬼楼里所发生的恐怖故事被三七四厂的工人口口相传，无非就是前不久一名女工在房间里上吊自杀，据目击者说死者的那张脸依然红润，仿佛还挂着似是而非的笑容，她的双眼凸出，脖子被绳索生生伸长了几尺，当时她只穿着一只红皮鞋，几天后在楼边的小树林里才找到了另一只鞋。

这名女工为什么要自杀？

她的红皮鞋为什么会跑到树林里？

没有人能回答这些问题，大家纷纷猜测是死者的鬼魂在四处游荡，宿舍楼是她的家，所以她即便是变成鬼也绝不会离开这里。

这个故事是真是假？无法考证。

总之这个离奇的故事吓走了许多住户，他们说在夜深人静时经常能听到楼道里有人走动，那声音很独特，与正常人有很大的区别。

因为女鬼只穿着一只鞋。

有人甚至亲眼见过女鬼，他说一次他下夜班，在水房洗脸，总感觉背后站着一个人，起初他没在意，以为是同一个班次的同事，于是他继续洗漱，慢慢地，他觉得有些不对劲，背后这个人似乎向前迈了一步。

声音很轻，但绝非刻意为之。

“谁？”这个人壮着胆子问了一声。

没有回答。

他以为自己听错了，放下心，开始刷牙。

忽然，他的手僵住了，他觉得不对劲。

他又听到向前迈步的声音，这一次已经到了他的脚后跟。

后面的人就贴在他的脊背！

他觉得后背开始发麻，仿佛有只毒蛇伸着信子顺着他的背部缓慢地蠕动，随时会将毒牙刺进他的肌肤。

这个工人胆子大得出奇，但那天晚上却被吓个半死。

“谁在那？别开玩笑。”他的声音有些颤抖，吐字不清，因为口腔里充满了辛辣的牙膏泡沫。

依然没有回答。

他确定身后有人，他闻到一股独特的味道。

这种味道弥漫在空气中。

他睁大眼睛盯着身前的镜子，慢慢弯下腰。

水房里很暗，只能看个大概，但他还是看到了一生难以忘记的东西——

一缕乱蓬蓬的头发浮在半空。

当时他完全可以转过身看清后面到底是什么东西，可他没有这样做，这个夜班工人显然被吓破了胆，他扔下手中的漱口杯子鬼哭狼嚎般跑回到房间，那凄厉的惨叫声把全楼的人都唤醒了。

从此以后他好像变了另外一个人，逢人便绘声绘色地讲述他那段恐怖经历，直到他在车间被机械碾碎了三根手指头为止。

这件事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事件，资格老一些的工人信誓旦旦地说那三个手指头是被女鬼吃掉的，是在惩罚他那张不安生的嘴。

还有人推断这个人隐瞒了部分情节，为什么女鬼偏偏找上了他？

总之，无论如何解释这一现象，住在楼里的职工还是纷纷选择搬出去，以避开这个凶险之地。为此，厂里的保卫科还派专人做过调查，经过近一个星期的明察暗访，最终也就不了了之。

这很正常，世间的事经常是有头无尾的。

那个被碾碎了三根手指的人从此不知去向，这栋宿舍楼也被当地人称之为鬼楼。

自那以后，宿舍楼里的住户越来越少，鬼气却越来越浓。

曾文书端着脸盆慢慢走向水房，楼道两侧堆着落满灰尘的老式箱体，四下寂静无声，三楼还有没有其他住户，他不是很清楚。

水房里亮着灯，那是一个四十瓦的灯泡，一闪一闪的，像恐怖电影中的某个片断，估计它的寿命就在这一两天了。

有人说那个添油加醋的鬼故事多半是工人们在闲暇时无聊的想象，而且就故事本身而言毫无新意，每个城市边缘都会出现类似的黑段子。

吓唬别人远比看一部恐怖片更加刺激，也更有成就感。

以别人取乐，这是人类的悲哀。

或许那个人当晚碰到的是一只无家可归的野猫，最后却演变成了一段恐怖故事，这大概是人们的潜意识在作怪。

或许是那个人精神方面出了问题，谁知道呢？

世界上是否有鬼？恐怕大部分人无法给出答案。

曾文书并不在乎这个鬼故事。

他心里有一个秘密，他要找到打开秘密之门的那把钥匙。

其实他心里也有些忌惮，但毕竟他有更加重要的事，其他杂念也只能先放到一边了。

现在，他正走向那间忽明忽暗的水房。

他走得很慢，很小心，时不时回头看看，楼道里尽是不值一文的废弃物，如果藏个人或者其他东西是很难被发现的。

据说那个女工是化完浓妆才自缢的，也许是为了保持最后的尊严吧。

死者也是有尊严的。

水房近在眼前，他的双腿有些发紧，因为他听到里面哗哗的流水声。

深更半夜，谁会在里面呢？

他贴着墙根慢慢探出半个脑袋，水房里没有人，地面上湿漉漉的，一排锈迹斑斑的老式水龙头架在水槽上，其中一个没有关严，水顺着槽道急速流入管道。

曾文书走过去将水龙头拧紧，然后若无其事地开始洗漱。松动的水龙头至少说明三楼还有其他住户，这件意外的事情让他稍稍松了一口气。

只是有一个疑问，这个人为什么不把水龙头关紧？

或许是夜班工人的恶作剧吧。

顶灯还在不停地闪烁，水房里俨然变成了魔术师的魔幻舞台。

曾文书的余光一直瞄着门口，防备着某人突然从黑暗中窜进来，让自己出丑。

没有任何事情发生，除了头顶那个病恹恹的灯泡，一切正常。

曾文书洗漱完毕，端起盆转身准备离开水房，当他走到门口时，他的脚不由自主地停下来，一瞬间，心脏剧烈地撞击他的胸口，他听到里间的厕所里有动静。

似有似无的声音。

厕所有人并不足奇，奇怪的是里面根本没有开灯！

黑糊糊的厕所居然有响声传出，一件令人发毛的事情。

曾文书呆呆地朝厕所内张望，他隐约看到一个移动的人形，离自己越来越近。

是人是鬼？

咣的一声，脸盆掉在水泥地上，声音极其刺耳。

曾文书看到一张脸从黑暗中慢慢逐渐浮现出来。

一点一点出现在曾文书面前。

那是一张表情诡异的脸。

脸的主人赶紧不慢地走出来，他穿着一件绿色的睡衣，双手插兜，上下打量曾文书，眼睛中流露出冷漠的神情。

两个人默默对视了一会儿，水房里静极了。

“你是谁？”曾文书开口问。

“楼里的住户。”陌生人答。他的嗓音很低，不知是否在装神弄鬼。

“为什么不开灯？”曾文书问。

“灯坏了。”陌生人盯着他说。

“这楼里闹鬼。”曾文书说。

“是吗？”陌生人满不在乎地说。

“我可没跟你开玩笑。”曾文书说。

“我知道。”陌生人咧开嘴笑了笑，笑声仿佛被闷在喉咙里，听着有些像哭。

顶灯忽然灭了一下，对面的人没有动，几秒钟的沉默后，灯亮了，陌生人脸上还挂着僵硬的笑容。

“你又是谁？”对方问。

“我叫曾文书。”曾文书友善地伸出手。

“我叫彭斌，后会有期。”彭斌忽然收起笑容，转身离开了。

当曾文书弯腰拾起散落在地上的牙具时，听到一声重重的关门声，彭斌回屋了。

曾文书将脸盆放在水槽内，然后从兜里取出打火机走进厕所，按了按墙壁上的开关，没有反应，看来彭斌没有说谎，厕所灯果然坏了。

厕所的地面很干燥，头顶上的水管子不时传来哗啦哗啦的流水声，他熄灭打火机，走到便池前，便池上方横着一根管子，几股水缓缓地流下来，冲刷着潮湿的墙壁，发出一种奇特的声音。

不知因为什么，他此刻有些害怕，也许是身处阴冷的水房，也许是遇见阴阳怪气的彭斌，总之，他微微颤抖的双腿已经说明了一切。

无论是谁站在黑糊糊的厕所里都会害怕。

他自然而然地屏住呼吸，他觉得厕所里有些异样。

黑暗中好像潜伏着一个东西，在慢慢地蠕动着。

外面的灯又灭了一下，里外间顿时漆黑一片。

他不敢动，僵直地站在原地。

足足过了几秒钟，灯还没有亮起来，该不会是灯泡就此报废了吧？

啪的一声，声音来自他的正后方。

曾文书只觉得一股寒气从后背窜上来，他猛然想起了那个恐怖的鬼故事，浓妆艳抹的女鬼就在他身后？

可这又怎么可能？

他一寸一寸地扭过头，对着黑色的空间说：“谁在那儿？”

他的声音很飘忽，像是溺水者微弱的呼叫。

当然，没有人回答他。

曾文书竖起耳朵，再没听到那个怪声音，大概是听错了，他转过头，长舒一口气。

他忽然想笑，如果厕所里有鬼，那彭斌根本不可能活着走出来。

他果真笑了出来，一个二十五岁的壮小伙险些在厕所里被活活吓死，不知该属于悲剧还是喜剧。

他的笑声就像是插上翅膀似的在水房和厕所间飘荡，奄奄一息的电灯泡有气无力地闪了几下，好像是被曾文书幽默的举止逗笑了。

他扶着墙笑得很痛快，在笑声的间隙他听到嘎吱一声，是厕所木门的合页声，由于缺乏维护保养，几乎所有的门都会发出难听的声音。

现在的问题是：在漆黑的厕所里，木门为什么会自己响起来？

或者说，有人推开了木门。

厕所里不止他一个人！

这个人一声不吭地蹲在里面，连彭斌都没有发现！

刚才这个人为什么不回答，是故作玄虚还是根本不会说话？

接下来，曾文书听到皮鞋与地面接触的声音，只有一声，随后是什么东西与水泥地面发生摩擦。

曾文书还在笑，眼泪都笑出来了。

不是愉快的笑声，而是绝望的笑声。

他显然控制不住自己了，笑声变成了抽泣，长一声短一声。



畸形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他觉得后背凉飕飕的，一股凉风从颈部灌进去。

跑已经来不及了，他只想回头看看后面到底是什么东西。

他打开火机，橘黄色的火苗一跳一跳的，使幽暗的厕所显得更加迷离。

他的手不由自主地抖起来，火苗跳跃得更剧烈了，他咬紧牙，鼓足勇气，慢慢地转过身去……

第

一

部分

第一章 魅影

夕阳西下，整个城市被染成了淡红色，感觉暖洋洋的。

风渐渐弱了，但冷空气依然不肯离去。街上几乎没有人，路两侧的店铺早早合上了门板，眼前是一片萧条的景象。

从市内到郊区，好像是跨越了一个时代，低矮平房取代了高楼林立，灰暗色调代替了七彩霓虹。当地的居民似乎并不在意这种强烈的反差，他们似乎更愿意享受远离城市喧嚣的生活。

一辆棕色的吉普车行驶在坑洼不平的柏油路上，它的速度很快，将路边的尘土和废弃物统统卷上了天。两只正在觅食的野狗急忙避开这个气势汹汹的庞然大物，一转眼就钻进了树林里，不见踪影。

车内有两个人，开车的叫孙岷佳，四十岁出头，皮肤黝黑，头发稀少，他穿着一件黑色的皮衣，顾盼之间颈部的青筋时而浮现。坐在副座的是谭明溪，大概二十四五岁，脸上写满了年轻人特有的青涩，此刻，他正透过车窗向外面张望。

两个人刚认识不到半个小时，因此一路上谁也没有说话。车内的音乐及时化解了这个尴尬的旅程。

“我们快到了。”孙岷佳终于开口了，“前面路口一拐弯就到了。”

“今天真是辛苦你了。”谭明溪扭过头，客气地说。

“哪里话，这是我分内的事。”孙岷佳摆摆手，爽快地说，“以后我

们就是同事了。”

谭明溪谦逊地说：“我出校门没多久时间，缺乏处事经验，今后请你多关照了。”

“没问题。”孙岷佳友善地笑了两声，问道，“你是怎么找到我们公司的？”

谭明溪回答：“我前几天去三七四工厂找工作，人事部冯经理很满意我的教育背景，不巧的是我应聘的职位刚好招满了……”

“所以冯经理就把你介绍给我们公司了。”孙岷佳打断他的话说。

“是这样的，他说有一家刚起步的私营公司，问我愿不愿意去。”谭明溪说，“我当时没考虑就答应了。”

“嘿嘿，冯经理可以开家人才中介公司了。”孙岷佳说。

“你认识他？”谭明溪问。

“算是认识吧。”孙岷佳撇了撇嘴，换了一个话题，“我们公司的待遇比较低，你可不能干几天就辞职走人。”

“不会的。”

孙岷佳减慢车速，车子拐进一条小路。

吉普车剧烈地颠簸起来，两个人的身体随着车子晃来晃去。谭明溪首先看到的是一棵大树，树的一侧是一大片密密麻麻的草丛，杂草足有一人高，让风吹得簌簌乱响。小道上没有行人，生活垃圾堆在路边。

远处是一所大院，院中央是一栋孤零零的灰色小楼，墙皮已经严重脱落，楼顶上立着几个鱼骨刺似的天线。

这就是谭明溪即将入住的地方，阴森森的没有人气。

“你确定住在这儿吗？”孙岷佳忽然扭过头问。

“除非你能帮我找到其他的免费住处。”谭明溪说。

“据说那栋楼里闹鬼。”孙岷佳怪声怪调地说，“你不害怕吗？”

“如果没有落脚处，大概我会变成鬼。”谭明溪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。

“你小子胆子真大。”

谭明溪说：“确切说是生活所迫。”